



：屏北韓

歌之民人



MS
I226
257

歌之民人

• 作屏北韓 •



3 1761 4067 5

• 1940 •

今天是一個開始，
明天還有無數的戰鬥。

821.558
229

次目 歌之民人

健壯的歌唱.....	1
災難的記憶.....	4
囚禁與自由.....	7
病.....	11
晨.....	13
江岸.....	14
北方大纛.....	16
潑死的人.....	19
人民之歌.....	21
2	
西去的洪流.....	25
廣西腹地.....	28
四月新聲.....	30

目次

夏夜之兵舍.....	32
警報。岩洞.....	34
頤城的毀滅.....	36
南中國的大雨.....	38
徒手的船.....	42
上灘.....	44
3	
年青的紅槍手.....	47
誓師.....	52
路工羣.....	57
襲擊者與哨兵.....	59
這一次戰鬥.....	65
後記.....	76

1

健壯的歌唱

今日，

我健壯地歌唱，

我要唱出——

祖國底欣欣向榮。

忘懷當年吧！

在綺麗的詩篇中，

描繪個人的夢幻：

為遲暮而感傷，

為一個女人的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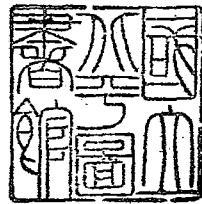
而低徊惋惜，

為命運而嗟嘆，

為博取愛者的歡欣

而浪擲寶貴的年華。

在國家裏的繁華中。



用啞暗的聲音，
歌唱朋友的死亡，
歌唱野火不斷地燃燒，
歌唱風暴……

收拾起驕矜與世故，
回復我健壯的聲音，
要大膽歌唱，
要無羈而狂放地歌唱，
要把美麗的聲音，
放滿宇宙的蕩漾。

今日，
踏過弟兄們的屍體，
絢爛的血染紅了襪履：
擎着不滅的火把，
照亮戰友們莊嚴的臉，
照亮受難者多縐紋的額，

健壯的歌唱

照亮光輝的戰旗……
看着溺於死亡的侵略者，
掘挖埋葬自身的泥坑；
看着東方燦爛的朝霞，
我要儘情歌唱，
歌唱出——
祖國底欣欣向榮。

——在貴縣。

災難的記憶

南方常綠的樹葉，
習慣于灼熱的空氣，
能在正午的陽光下，
顯示搖曳的舞姿。
而我——默然北國風砂的人
連呼吸也感雅艱難。

可是，北方正燃爐子
比火更燙的氣管中。

友人們被變成灰燼；
父親和年老的鄉隣們，
更愁得常如
火場上捲簾的柱子，
枯黑瘦削而且咳嗽無完。

突賊雲霧般的，
或許是弟輩們的（最後苦願），
他們生息于原野，
以自由釋放鴛鴦的，
與禾稻為伴，……
這是雲霧中滲下的陽光。

遠隱鄉井的征人，
常被困于懷鄉病患，
不是留戀院落中的菓樹，
而是記掛着故鄉的災難。

走在南方灼熱的土地上，
我感到異樣的清涼，
因為災難的記憶提醒我，
北方的火線正在蔓延。

簡述：我記起我的諾言。

歌之民人

不禁我要自由，
而且要使他們也得自由。

於是我邁開大步，
走向烽火。

——在桂林。

囚禁與自由

行走在寂寥的街上，
沒有同伴，

我擔心會遇着意外；

然而這是我的家鄉，

熟悉的舊路，

熟悉的路途，

四季風也都是熟悉的。

於是，我又坦然了。

淡灰的影子映着蒼白的陽光，

城市何以如此荒涼呢？

我被晏徒逮住了：

多毛的手緊捏住

我脆弱的喉頭，

我徒勞地掙扎着，

聲音暗啞了，

叫喚是多末低微呵！

他鞭打我，

安着馬刺的長靴，

放肆地踐踏我，

我低賤得已不若一匹馬。

在槍刺尖下，

被馴伏了。

他搜遍我的全身，

暴烈地要撕毀我底四肢。

又被縛在陰濕的小屋，

黑暗如朔夜，

蛛網纏繞頭髮，

霉氣使我嗆咳；

屋外有毫無忌憚的歡笑，

放縱的打罵，

我激怒，我想飛，

我要衝出這樊籠。

自由與禁囚

被囚了，

失去陽光與自由，

我號哭起來，

氣咽嚥住，我暈絕了，……

然而，夢醒了。

握住身邊的薄被，

月光輕洒進來，

同志們沉重的鼾聲，

深邃而甜蜜。

茫然四顧竄敗的屋舍，

不敢轟然的轉動，

怕驚走難得的寧謐。

天，遼廓的天，

衆星閃耀着。

這裏的夜晚，

歌之民人

比家鄉的白雲還明朗；

大地寧靜如慈母，

我以全生命的力量，

向高空呼嘯：

「我要自由！」

我要勝利的自由！」

眼淚奪眶而下，

我匍匐于地上，

親吻露濕的泥土，

興奮得喘息了，

這是香甜的祖國土地，

我們自己的土地！

——在梧州。

病

我不敢睡眠，
在我的夢中：
有父母憂愁的面容。

我不敢閉上眼睛，
在我的腦膜上：
有無告飄流的
妹妹的啜泣。

我不敢醫坐，
在我的身邊：
响着幼弟的
摸索歧途的乞援聲。

我已彷彿數日了，
衰弱的心臟日漸收縮，

歌之民人

一聽有人提到家，
我便墜入嚴寒的深淵，
四肢冰冷，
身體搖搖不能自持。

什麼是我對症的藥石？
不是溫柔的綺語慰藉，
不是堅硬的理智的勸告。
我需要長征的大進軍，
讓我裹着創傷，
回去看看冷落的家園，
和緊閉的雙扉吧！

——在宜山。

晨

這些修整的石紋，
階石爲夜露所浸；
映于水底的碼頭燈，
蕩漾着微微的黃光，
天是黑絨，
疏星如美麗的圖案花。
昏暗中，
友人大踏步而來，
全身揚溢黎明的光采。
在他的步履聲中，
天亮了，
晨鷓消着河堤高唱，
家家戶戶的隔夜燈，
悠然滅去。

——在桂平。

江岸

從蠻荒的六詔山，
席捲腥膻的孔雀羽，
洶湧沖激到海口。
夏汛時候，
西江水漲了。

綠色的山，綠色的大地，
噴發着帶汗的哮喘；
南中國的溫熱，
連無機的礦石也濕潤了。

江水呼嘯着，
流經廣州市外時，
傲慢地昂首而過，
對頹敗的大廈，
投以輕蔑的一瞥。

江 岸

夾岸的城市，
繁榮如太平盛世；
誰能說真的太平？
遊機日日掠空而過。
江水若能倒流，
必掣來暴虐的寫真。

渾黃的江流，
奔放浩淼的雄姿，
我沉沒于揚子江的回憶。
佇立在江岸，
看青鯉躍水的自由，
遙憫感揚子江流域——
居民無訴的悲慘。

——在貴縣。

北方大羅

南方細碎的笙歌，
撒遍四季常青
風柔月白的山丘
細碎，精緻，
萬般綺麗的歌吹，
熱帶的瑣吶。

但我愛北方的大羅。

深沉的一擊，
深沉的聲音，
低迴于蒼茫的原野，
墜落于昏暗的大地。

老成，淳厚，
融和中原人底

北方大圖

祖父遺傳的哀愁。

嗚咽的鐘聲，

太息與蒼涼的鐘聲，

中原人的命運呵！

我愛北方的大鑼。

自從海外的鬪類，

帶來荒蕪而原始的聲音，

寫愁的大鑼掩泣了，

藏身到森林草莽之間

擊打吧，

中原的純之子們！

悲等應該結束，

用生命建立樂園；

鐘深沉的鐘聲為急驟，

負荷幾代的哀愁，

現在該肩起艱辛的快樂。

從血污的大城，
破爛的村落，
破爛的河間……，
大纜響起了，
還有莊重的鼓鳴。
酷愛土地的人們，
投身奪回土地的戰爭，
奪回自由的戰爭。

南方細碎的笙歌，
北方雄渾的鑼鳴，
合奏起祖國的進軍曲。
流過血的人們，
看新中國的輝煌，
會換着發痕，
愉快地高歌吧！

——在費縣。

溺死的人

——悼陳索同志

蹈海而死的人，

爲了愛海水的深藍；

墮淵而死的，

是爲了擷取皓潔的明月；

你呢？

一個人類的鬥士。

不飲酒，不受誘惑，

明朗如塵卷中的太陽。

回首完結的路，

二十四歲的少年，

苦笑了，

年華的光彩，

正是祖國的苦難啊！

東京的魔手，
為革命的奔波，
大別山畔的炮火，……
你康健的，
愉悅的生活着。

大武漢外圍的夜進軍，
不為詩情，不作幻想，
水河却吞噬了你，
光榮而意外的結局。

現在，你的名字是一根鞭，
呼喚到你，
我們邁進幾步。
安息吧，同志！

——在貴縣。

人民之歌

「用我拙訥的詩篇，
不能歌唱出

人民英勇的萬一。」

有一天：

在美麗肥沃的綠色土壤上，
遍綴了紅色的小花；

敞開我粗壯的前胸，

深深吸一口自由的空氣。

並且，我粗獷地，

發出久鬱積的勝利底呼喊。

看着遠方林立的烟突，

我將奔盪遼闊的原野，

告訴一切苦難的人民：

「苦盡甘來了，

中國已是最幸福的國家！」

人民之歌

但是，

一切在毀滅着……

先代帝王的殿堂，

祖父經營的矮小的廬舍，

我們的子孫，

我們自己的生命，……。

（用意外的屠殺加諸善良的人民）

毀滅着，

暴風雨似的毀滅着，

燎原大火似的毀滅着，

從眼前到幾千里外，

從幾千里外到眼前。

狂暴者視人民的生命，

低賤得不如一莖敗葉。

我却尊貴我自己，人民，

更尊貴光輝的祖國。

遙看未來眩目的奇景，

人之歌

我應該生！

爲了建樹永世的聖業，
我也可以流盡最後一滴血！

用白骨砌築恒久的自由，

與用雙手創造嶄新的國運，

光榮的生與光榮的死！

中國的人民，

勇敢地，慷慨地，

繳付了人民的稅率。

日月光耀到那年，

我們底榮耀到那年，

我們歡笑到那年。

——在貴縣。

2

西去的洪流

敵人兵馬，

像一陣酷烈的狂風，

濱海而居的人們，

不堪其壓迫，

遂扶老攜幼的，

像洪流一樣的西去了。

在亘長的洪流中，

枯葉是彼岸了，

沙礫是下墜了。

有些離鄉的人們，

也因貧病而遭難，

也因老弱而喪逝了。

從未出過宗門的人，

對祖國的土地，

斫之民人

也是陌生的：

讓多少山嶺河川

在脚下馳去，

流亡的途程是多麼迢遙呵！

寄食在收容所裏，

乞食于祖國的腹地都市，

雖也有鄉音，

雖無須爲衣食而與憂；

然而鄉國的溫暖呢？

早已隨炮聲而破碎了。

懷念母親仁慈的眼睛，

妻兒宛轉的悲啼，

肥沃的田園土地，

歷代祖先的墳墓，

更有千百萬弟兄的哀號……

使他們不堪懷憶的流亡。

西去的洪流

回去，回老家去！

用自己的拳頭，

擊斃兇殘無比的野獸；

回去，回老家去！

拿起棍棒刀槍，

把鬼子們趕出家鄉！

濱海而居的人們，

擇取荒僻的小路，

以夜鼠之姿走回老家。

西去的洪流中止了，

然而這洪流將更泛濫，

將淹沒每一個侵入中國的敵人。

——在商城。

廣西腹地

西南高地上，
隆起了無數的山峯，
是巨人，是怪獸，
是一團被風吹凍了的溶液。

懸亘的公路，
攀上的一條脈絡；
大卡車爬行于山麓，
何其渺小的虫豸。

巖石壓着巖石，
淡淡的陽光與起伏的山坡，
一百里的途程，
我未見一個人。

山腰的雲霧氤氳，

山間的發亮呢？

早隨馬達的噴霧，

飄伏了，歸化了，靈隱了。

冷靜的山城，

城隍低于山上的樹；

此地瀾瀾着救亡的歌聲，

壯年們多持槍赴沙場了。

——在柳州。

四月新翠

枕于新犁的土壤上，
傾聽原野肅穆的呼喊。

黑甲虫在徐緩的散步下，
咀咒地飛逃；
展翅環繞於頭之週圍的，
是自食的孱弱的青蛾。

傍山的流水不能駐足，
四月的佳節也。

耐心而安詳的插上秧苗，
灰土中塗繪了莖莖青綠。
（細緻而莊重的工）
望着浮於水上的嫩芽，
躬身親視物一下吧。

年幼的兒子在母親手中微笑了，
母親也沒浴於大地深沉的愛慕。

——在貴縣。

夏夜之兵舍

拂拭衣褲上的塵埃，
看滿天黃昏的紅霞，
於是搖頭互視，
明天又有難於生活的酷熱。

與蚊蚋搏鬥，
抗禦熱之爪牙的侵襲，
夜露，山嵐的早瘴，
已鍛鍊成鋼鐵的軀體。

弟兄們的汗液氣味，
槍上的油脂，
夢魅者的囁語……
織成兵舍的奇采。

先放好武器，

舍兵之夜更

再使自己安頓妥貼，
然後擁抱着堅毅的信念，
恬靜的入睡了。

——在貴縣。

警報·岩洞

警報發了，

十分鐘之後，

馬路上有蔽天的風砂，
而小巷却寂靜如死。

鐵翼掠過明朗的市空，

高射彈丸如棉絮，

桶滿三千公尺的

蔚藍無雲的天際。

手撫陰濕的防空巖壁，

聽一聲鋼鐵的嗚叫，

(死亡在選擇榮蔭)

倉促無聲的蠕動。

俯伏於馬蹄的威脅，

如臨於恐怖之深淵，
一切將置之遙遠的箱裏，
只計算爆炸與自己的距離。

手冷了，口乾了，
像失落一件東西，
心裏空虛無物，
緊靠着傍邊的伙伴。

即算飛機遠颺了吧？
鐵洞裏也有坐待天黑的人。

——在桂林。

穎城的毀滅

飛機來了，

馬達沉重的怒吼，

一城居民，

羣蜂散走了。

白雲嵌上罪惡：

日章徽的紅色，

是血腥的記號，

是法西斯徒們

瘋狂酒醉的眼睛。

尋覓徒手無防的人民，

屠殺加上屠殺，

快意地循環來往。

匍匐于黃熱的田野中，

滅亡的城郭

每一聲爆炸，
震落無數顆麥實，
宇宙無言了；
只聽見淒厲地馬達底叫喊。

全城在燃燒中，
幾百年的市街屋舍，
憤怒地發出
最後的大叫，
瓦成灰椽柱成炭了。

望着廢墟上的青烟，
蜜蜂們歸來了。
深仇是不能毀滅的，
血肉的心臟，
較之堅強的建築更爲堅強。

——在懷遠。

南中國的大雨

瘦拔的綿亘的山嶺，
虬結着愁悶的灰雲，
風吹不散，
蔓延了，蔓延了，
南中國的原野裏，
降下了滂沱大雨。

大雨像有力的手掌，
橫批過山腰，
山腰里的竹籬茅舍，
雷霆萬鈞的暴力，
搖撼着天和地。

雨從斗笠上放肆地駭落，
藏身在常青樹後，
純真的山民，

偷窺着行進的部隊。

雨敲打着鋼盔，
泥濘在脚下飛濺；

青灰的雨衣，

掩蓋着輻重化了的身軀，
疾行着，

增援的部隊疾行着。

乘馬的將校，

計算每一舉步的時間，

八百里的徒步，

能不能使增援延誤呢？

行進在洪荒的山間，

翻越原始的道路，

參謀人員不能識別了，

十五萬分之一的園上村落，

只尋得一叢野樹。

粉筆的指路記號，
在邊土上閃爍着，
前進的箭頭旁邊，
出現了一山上有虎」的警告。
戒備了，

先頭的尖兵，
和兩側的監視哨。

風雨激盪着林木，
濁流冲刷山坡，
冲刷疾行部隊的泥足。

中國的雨季，
二月的南方氣候，
大雨無休止的降落着。
在雨中有耕種的人民，
有戰鬥的兵卒，……

雨大的國中

疾行部隊宿營時，
晚雨中，哨兵威武地
持槍警戒着。
戰爭氣息已可嗅及了。

——在石達開故鄉。

徒手的船

乘著星夜的微光，
在羣山倦慵的懷抱中，
迎着浩蕩的江流，
奮疾地溯江上駛。
日頭出來時，
依傍岸畔的叢林，
喘息地停住了。

隨着太陽底光輝而來的：
有英勇的戰鬪，
也有無比的殘暴與殺戮，
一切毒手都可加害于我們，
因為我們是徒手的船。

兩岸都是殘破的城，
浴于憤怒與絕望中的

徒手的手

狼敗的廢墟。

但是，人們飽愛着他們的土地。

在土地上發出了叫喊

流出了血，

更要交付出生命，

讓荒蕪的田園中，

有一些特別鮮豔的花枝。

徒手的船，

停泊在劫後的山邊，

儲蓄着揚溢的精力，

準備一個有標的的航行。

儘管是緩慢，

只要忍受一切的艱難，

必有美麗的終程。

——在貴縣。

上
灘

從水面半伸出頭顱，
山擺着奇特的臉嘴：
顏面上有稀有的憎恨的青灰，
張着多綫紋的眼睛，
駭矜而厭世的環視着。

山像傾圮的痲瘡，
迎面強勁的撲來，
大船如風雪中的老人，
搖搖幌幌滯滯不前。

闊肩水手滔滔急流，
粗繩繫在蛇行人的肩頭，
蛇行人爬行于
亂石嶢峨的岸畔。

舵工以全力匡扶着大船，
粗壯的手臂旋轉長舵，
藏于白髮下的老舵工的眼睛，
凝視映于急流上的航路；
久經浪濤洗刷的眼睛，
是千百乘客共有的眼睛，
看着明暗的礁石，
看着洶湧而來的浪花，
操縱千百乘客的安危，
向自然索取勝利。

汽船喘息而前，
蹣跚如被創的巨獸；
大船底挨着碎石的河床，
船內可聞來自地底的雷鳴；
窗上有飛濺的泡沫，
艙內由喧囂而靜謐了。

人之民

在生與死的邊緣，
在進與退的俄頃，
爬行的闊肩水手，
白髮的老舵工，
喘息的汽船，
用齊一的努力與呼喊，
大船終於爬過流動的高崗，
湍流的沙灘，
已為後退的漩溜所拍擊。
闊肩水手們揚着兩臂，
呼嘯着順流返船，
大家輕舒一口氣。

二八秋于桂平·柳州船上。

3

年青的紅槍手

在太陽西墜之前，
紅槍手們只能偷偷地，
遠望住家園。

他們隱伏僻靜的山中，
讓白日的時光悠悠逝去；
女人們縫紉着衣服，
手指上褪去了粗糙的皮膚；
壯年們用強毅的精力，
在堅硬的崖壁上，
開發出自己的新土；
年青的小伙子，
潛蹤于雜樹林間，
看驕橫的敵騎來往，
等待一個最好的機會，
給以無情的狙擊。

年青的紅槍手

人之歌

家屋空虛的洞開，
泥砌的牆垣，
與風雨的欺凌而剝蝕了。
田畦讓野風縱橫，
無主的莊稼，
萎棄着，
被激騎放肆的咀嚼。

老年人想起興旺的家業，
上一代艱辛留下的田產，
不禁酸楚的淚下了；
女人們記起房里的傢俱，
還有伴了終身的嫁時箱籠，
躲過了男人，
也在暗暗地啜泣。

年青人，年青的紅粉手，
他們憤怒着，

手槍紅的青年

緊握紅纓槍，
用憤怒的眼睛，
看着被蹂躪的家園，
也看着槍上的紅纓。
復仇的火燃燒着胸膛，
鄰村弟兄們的喊聲，
震動了僻靜的山林。

無風的暗夜。
無數的，無數的年青的紅槍手，
吸了母親手裏的小麥粥，
撫着妻子的肩頭，
看了熟睡的孩子，
說了聲「天明回來」！
倉促而悄悄地，
鑽一樣的在燈影裏消失了。
望着沉睡了的集鎮，

邁着輕快的大步，
越過熟悉的溝渠，
年少的矯捷是可喜。
桅燈如狡猾的眼睛，
年青的紅槍手，
看到牠有些心跳，
於是沿着黑暗，
蛇似的蜿蜒而前。

在繁練的劈刺下，
衛戍的敵兵無言的喪命了。

一聲怒吼，

一陣迅風的掃射，

三十個猖狂的野狗，

蒙昧地死去。

攜着許多意外地獲得，
盤算這是孩子的玩具，

紅的青年手

這是女人的裝扮；
大夥在山歌的節拍中，
向着僻靜的山林進發。
黎明的曙光，
射在年青的紅槍手底臉上，
復仇的勝利的花朵，
迎着曉風燦爛的開放了。

——在商城。

誓
師

（今日是一個開端，
明日還有無數的戰鬪！）

四百里內的主人，
攜帶紅槍，刀，
甚至多年廢置的
祖父的寶劍。
更攜帶一腔憤怒，
遙遠地偷偷地，
趕來聚會了。

鬚髮皆白的長者，
蒼齡的孩童，
他們是既無衰老，
又無孱弱的顧慮；
稱得起留戀的家園，

也早已化爲灰燼。

沒有和平的夢想，
更不存向虎狼乞食的奢望；
要使廢墟上重飄炊煙，
再不能吝惜自己的辛勞。

黃熟的莊稼，
喂了貪饕的異國戰馬，
莊稼的主人，
反倒饑寒貧病于道旁。

妻女在眼前被姦淫，
房屋在彈笑中被焚燒……，
生來是堂堂正正的漢子，
不甘欺侮，也不願逃亡。

黃衣歸家，

歌之民人

拾取廢置的武器，
不用自己底手，
不生誅敵人的頭，
又從何處伸訴自己的冤屈。

四百里內的主人，
夜行，圓道而來了。

在廣場上，

月光遍洒了槍尖，
火炬燃燒了險與胸膛。

互相看一看憂鬱的面容，

誰無悲涼的命運，

誰無難言的傷慟？

誰無妻子兒女，

誰能被殺而不還手？

紅纓掩蓋廣場，

師 聲

夜風鼓起縹緲的衣袂，
愁雲逐漸飛開，
喜悅輕撫粗黑的長髮。

少年在高台上出現了，
眼睛刺入人的心底，
語言如一柄小銅鎚，
輕敲各人的淚腺，
一句話，一陣眼淚。

雄鷄血洒上黃綢，
誓辭飛出各人的口。
誰的猜忌，
誰的冤仇，
「風吹輕烟一筆勾」。

來自遙遠的地方，
再悄悄返轉了去；

人之民歌

一人一枝槍，
大家共帶一個仇。

——在陳村。

路工群

路工群

站立在險峻的山坡間，
心懷無比的憤怒：
看游機放肆地掠空飛過，
手下的鋤頭更加有力了，
會用自己的身手，
在無路的山間，
開拓出寬廣的大道。
如今棄路時情況，
又現在眼前：
灰白的，暗紅的，橙黃的土壤，
在手下翻騰着，
翻騰着落下山澗。
萬千路工一聲吶喊，
蜿蜒的公路頓時消失。
來吧！侵略的強盜們！
漫漶山林澗，

歌之民人

何處是你的去路？

——在信都。

襲擊者與哨兵

十五夜的滿月，
戴上輕雲做成的面紗，
高貴地斜睨着大地；
一切皆浸于
染上憂怨的朦朧。

山，莊嚴的蹲伏着，
闊葉舒展在月光中，
空氣寧靜。

七月的南方之秋，
夜晚散發真實的清涼，
小草吮吸露珠，
有毛的樹葉，
也映了月色與星光。

山下草叢裏，

歌之民人

有一個人_(一)在飛行。
胸衣拭乾了草上的水漬，
用腹與肘在飛行。
眼望着十步外的
黃衣哨兵的背影，
蛇游過他赤露的雙腿，
他毫不介意。……

有着紅肩章的哨兵，

一個來自橫須賀的農民，
呼吸七月的禾稻氣息，
聽早熟的青蛙鼓噪，
已沉醉于鄉間的回憶；
抬頭看穿着雲裳的媚月，
又爲妻孥的牽掛所苦。

托着槍，

哨兵太息了。

爬行的人僵伏着，
他嗅到異國人鞋跟的氣味。

一顆心馳騁于海之彼岸

故國的櫻花與木屋，

神社中戰死者的骨灰，……

惘然於自己前途的渺茫；

另一顆躍動的心，

搜抱着家鄉的泥土，

四圍是熟悉的蔗林，

準備一場血祭，

為負荷恥辱重扭的大地復仇。

右腿彎曲到胸前，

壓在地上的左手，

牢固如老樹的根盤；

歌之民人

像要搏噬的猛虎，
靜待適宜的飛躍。

終于開始了，

哨兵在掌下掙扎着，

槍枝拋擲赤裸的田間，

無聲的撐持，

無聲的壓逼，……

哨兵席以密攀着，

傾瀉了蒼涼的眼淚；

襲擊者受驚了，

撒手向後退去；

斜照的清冷之月，

描繪出遼遠異國者

困惑悲涼的面顏；

同是莊稼人，

而且也同是純善溫良的人民。

哨兵得了意外的寬縱，
羞慚而惶駭的等待着。

襲擊者背上棄擲的槍枝，
粗糙的大手，
靠着哨兵短硬的肩頭，
不用聲音，

（那是不能明瞭的異國語言）
只是用着含渾的手勢；
哨兵明白了，
溫馴的跟隨走。

這不是降伏，
（他無命計算到一般的屈辱）
（而這裏，
又不存在征服的慾望。）
他爲意外的溫情所陶醉，
擺脫黑暗愚昧，

感之民人

可憐憫的羔羊之羣，
（日本帝國的崩潰祭物）
走向仁慈寬大的新中國，
沒有死亡，沒有詐騙，
充滿陽光的新中國。

月亮笑了，
哨兵美麗的笑了，
襲擊者隨之笑了。

一九三九，冬，桂林。

這一次戰鬥

—

當砲聲偃息之後，
各種聲响，
彷彿都隨着這巨音消逝，
戰場上剩下可驚的寧靜。

陣亡者攤着癱瘓的手足，
但是呈現一付微笑的面孔；
重傷者握着身邊的泥土，
沉重的靠着地面呻吟；
輕傷者歪曲了口鼻，
聚集全身的力量，
向創口的疼痛抵抗……
表現着奇怪的沉默的，

是蟄伏在壕堦中的隊伍。

握着溫熱的步槍，
把槍身放置在陶牆上，
讓自己的鋼盔平於沙袋，
兩眼望着三百公尺的彼方，
準星上的缺口，
安於了草地上的偽裝，
監視着敵人的蹤跡，
以每一個蠕動的黑點，
作為活動的靶心。

風捲着硫磺氣味，
飄過焦黑的田疇，
斷續的槍聲，
如小兒的夢囈。

樹枝搖擺着光秀的頭顱，
大地緊繃眉尖。

這一次戰事

到處都是掀翻的土壤，
炮彈穴朝天張開，
深坑像寬淺的漏斗，
四圍的綠草，
蓋上一層濃厚的灰土，
灰土裏有剛才還活躍的斷管。
血，紫色的水流，
蚯蚓似的蜿蜒着，
瓦礫如海洋中的島嶼。

忘却休息，忘却疲倦。
戰場上沒有生與死的顧慮，
沒有今天與現在的短促計算。
戰場上只有明天，
明天是風平浪靜，
明天是一片勝利的陽光。

眼看着敵人漸漸逼近，
坦克車踐着沉重的腳步，
牛喘着前來，
地下有齒輪的鐵印。
盛熾的彈雨，
發自微細的小孔，
掩護步兵跟蹤進擊。
這邊，守護土地的一羣，
靜看着逼近的敵人，
小心躲過瘋狂的掃射，
把刺刀扣上，
握着手榴彈木柄。
一百公尺，五十公尺，
鐵絲網的阻塞工事邊了……
於是，一拉保險的鐵圈，
在弧形的另一端，
開成比雨後的虹更美，
比新年烽火更加燦爛，

還一次戰鬥

一塊紅色繡花帶。

跟着是一個矯捷的飛躍，弟兄們從壕塹中射出，如一顆出膛的子彈；腳下的灰土似散窩的黃蜂，向口鼻和眼內撲刺。在烟塵中奔跑，用槍柄與刺刀格殺，眼睛擾到黃衫的影子，手頭就是有力的劈刺。刺刀染滿了血污，地上也睡滿了屍身……敵人以第二綫的預備隊，作為生力軍而增援；而我們的第二綫，則被隔于濃烈的炮火。

眼看戰圖即將結束，
勝利屬於堅韌的一面。

三

戰場如中了魔魘，
一切的聲音，
皆含有令人股慄的重量，
而被捲於劈刺巨潮中的人，
却寂然無聞，
他們的耳朵被第一聲巨礮所封被。
迴旋着，
激動如颶風中的木石。
臉上有血汗的溝渠，
大地在腳動盪不已，
而且逐漸增高；
用弟兄及仇讎的身軀，
填平被猛烈開的地穴。

這一次戰事

坦克車無忌的毀壞工事，
碾碎金屬與植物的混雜物，
碾碎血肉模糊的屍體。
遠處，敵兵屈曲短瘦的身軀，
跳躍着增援而上。
他們越過血的障礙，
像入江的河水，
立刻被浪濤所激蕩，
也成爲洶湧的泡沫。

這邊，守土的一羣，
因弟兄們的喪亡，
於是，一個必須對付幾個。
翻起腳下是自己的土地，
如果不樹起堅固的門牆，
敵人又將帶火而往，
焚燒一切森林原野。

飛力抗拒着，
吶喊完全終止，
嘴邊掛着飛沫；
金屬與肉體的撞擊聲，
骨折聲，
喉嚨裏泛出單調的獨音。
處在最艱危緊張的刀鋒上。
口有沉着與堅韌的戰鬪……

（後方指揮所與營運之間，
呼吸完全阻塞；
草草架成的戰地電話，
在炮火下被斷絕牛機。
於是，增援部隊迂迴前進，
繞過了排炮做成的障礙，
從兩翼輕騎深入。）
步槍比往常重了幾倍，

第一戰關

刺刀似乎也失去鋒利……
弟兄們的手臂疼痛，
用吶喊，用狂叫，
一度一度引起的振奮，
又一度一度的走向衰頹，
吞喚着悲憤，
抱定以最後的流血，
沖洗失敗的恥辱。

兩翼爆發了吼聲，
像不意的雷鳴，
震聾了陷于苦鬪的兩軍。
由于聲音的蒸習，
使接近失敗的一邊，
又復爬上昂揚的高峯。

戰鬥的隊伍，好似
潮江而來的提防，

一個細微的縫隙，
一撮泥土的下墜，
將造成滔天的巨禍；
只要一個士兵的後退，
乃至全綫不免予崩潰。
敵兵受如此之威力的打擊，
一剎之內全部瓦解。
失敗者帶着驚恐的心，
帶着殘破的身軀，
狼狽的竄回自己的洞穴。

四

接防的部隊來了，
輕悄地步入壕塹。
他們拾起空空的子彈帶，
抱着步槍，

慢慢地離去。

迴首看見自己的掩蔽部，
耐守的記憶多麼沉重。

同伍的兄弟仍在僵臥，

靜默地僵臥。

揮手向他們祝禱：

——光榮的戰死者啊，

安靜的休息吧！

勝利已因你光榮的死而歸來。

戰場是一片沉默，

暮色開始降臨。

一九三九，十二，十三。

後記

當我的第一詩集「江南草」被燬於砲火之後，而我的第二詩集「人民之歌」又在炮火中降生。

二年來，帶着紙筆，與一顆向往自由幸福的遠景的童心，一團熱鑿真誠的投身烽火的意思，從江南平原，隨着部隊的奔馳，經過中原的風沙，又來到「四季常青」的南方。本集所收的二十三首詩，便是在上述旅程中寫作的。

這些詩篇，不僅是我個人在烽火中的收穫，而且也描繪了民族解放戰爭中一些事蹟。由於我寫作技術的拙劣，也許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可是在我寫作時，却受了那些故事的太多感動。因為我參與過詩中的事件，而與事件中的人物也有着深厚的交誼；所以鑄定了我與作品的骨肉恩情。

因此，我珍愛他們。

這種珍愛，不應說是倚私，實則他是生根于孕育之艱苦的。

今天我珍愛着「人民之歌」，是因為他在炮火中降生，同時我也記念起燬于炮火的一「江南草」。那末，「人民之歌」的出版，算是我對侵略者的一個答覆——能燬滅的是物質，而不能動搖的是堅強的戰鬥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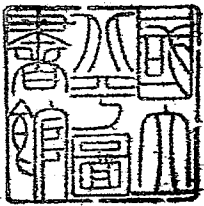
對於「江南草」除去我個人感情上的懷戀之外，正如我在「健壯的歌唱」一詩中所說

，我是忘懷於當年了。戰爭鍛鍊了我，沖刷了我感情的浮誇，二十三首詩雖未盡深沉，但
群意與衝動，或者不會發現。

常願國人民成千成萬的流離失所，當祖國人民正爲戰爭而儉縮的時候，而我竟奢侈的
出席了詩集。倘若人們得不到一絲慰藉與鼓舞，則我將永遠背負歉疚與罪過。

我悚慄而興奮的，發排了我的詩集！「人民之歌」。

蔡費家汪子美兄替我畫封面圖，深致感謝。



中華民國廿九年四月 初版

一—一五〇〇

人民之歌

(詩集)

實價國幣陸角

著作者 韓北屏

出版者 前線出版社

桂林府前街

發行所 前線出版社

桂林·老河口·香港·重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9
1000

BC
26
7